

南天雷

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短篇小说集



南天雷

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短篇小说集

本社编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南 天 雷

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短篇小说集

本 社 编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9.1875印张 213千字 插页1

1979年12月第1版 - 197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49,000册

书号：10113·131 定价：0.71元

目 录

高高的夹柳山·····	黎晋波 (1)
不平静的河湾·····	陈肖人 (16)
新婚之夜·····	张文演 李旭坤 (28)
战士之家·····	正 午 (42)
三个侦察兵·····	胡品廉 (61)
孤雁回飞·····	黄 钺 邝国凡 (79)
六脚牛·····	陈德铨 (103)
“猫参谋”·····	肖允康 (109)
心·····	黄 钺 (126)
最美的花·····	何培嵩 (137)
缀花的手帕·····	立 易 (153)
桥·····	莫孝川 (163)
一簇不灭的火焰·····	蒙再辉 (181)
基地上的吊钟花·····	黄建中 (196)
悔恨·····	杨 军 (214)
铜鼓的故事·····	凌崇征 林其瑞 (234)
拔钉记·····	宋 郡 (245)
编后记·····	(290)

高高的夹柳山

黎晋波

一九七八年，从年头到年尾，我都住在中越边境的一个圩镇上。我亲眼看见一位老人，蘸着泪水磨牛刀。

——摘自手记

三月三

三月三是有吸引力的。一年到头，我盼呀望呀，终于望到了，今天就是三月三。

房前田竹林里的金丝鸟还没叫唤，我一骨碌跳下床，见爷爷把鸡杀好了，婆婆把五色糯饭也蒸上了。我呢，今天也不用上学了。为了让孩子们跟着老人去扫墓，老师安排昨天星期天照常上课，今天补过星期天。这真是老老少少，皆大欢喜。

今年的三月三对我来说，还有个特别喜事。因为今日扫了墓，种了自留地，明天爷爷要带我去百色看爹妈。你说我怎么能不特别高兴呢。

太阳还没有出山，我就催爷爷上山。可是春天的晨雾大得很，站在门前阳台上一望，白茫茫一片，十步以外就看不见人。我只好耐着性子，帮爷爷去磨锄头。锄头磨利了，婆婆的饭菜也做好了。婆婆把请老祖宗尝的饭菜，一件一件地往箩筐里装，把我

爹寄来的三花酒也放了进去，最后还把一封鞭炮挂在扁担头上。往少说，这一担起码有二十斤。

我挑着婆婆装好的担子，爷爷扛着锄头、铁铲，婆婆提着芋头、瓜籽和豆种，我们高高兴兴地走出房门。路过猪棚子时，婆婆又进猪棚子里添了半桶猪潲。她向吃食的两头大花猪喃喃自语：今天是三月节，我们上山扫墓，顺便种点芋叶子，让你们长得大大的，吃得肥肥的。我听得不耐烦了，扯扯婆婆的衣襟：快走吧，你对它们说这些，它们懂什么。婆婆回过头来，边走边说：猪也是一口子，我们晌午不回来，能不向它们说一声。

走出家门，我们沿着夹柳坡上的羊肠小道走着。脚下的溪水叮叮咚咚，从北向南，一泄千里，由中国流入越南；坡上的田竹，青翠欲滴，从山脚升上云端；田竹林里的金丝鸟，象大自然的合唱团，甜言蜜语，迎着明媚的春天……面对这美丽的边寨风光，我按捺不住心头的欢乐，又一次在夹柳坡上唱起这样一首歌：

美丽的大西南，
有一座夹柳山。
她象彩色的壮锦，
嵌在祖国的边沿。

……

喝的夹柳河的水，
吃的夹柳坡的粮，
祖祖辈辈生长在这里，
啊夹柳，我亲爱的家乡。

我的歌刚刚唱完，爷爷问道：“柱柱，你看前面茶油树下那是什么东西？”我抬头望去，只见艳丽的朝阳正在驱赶灰色的云

雾，隐隐约约的雾气中，有两个戴通帽的人。一个高高瘦瘦，一个矮矮胖胖，在一棵茶油树下不知干些什么。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，象野兔似的拔腿就跑。我正想喊一声，婆婆说今天是三月节，大概是讨笋子吃的，这林子里笋子多得很，随他们去要吧。我想也是，过节嘛，谁不想吃个新鲜，因此没有查问，只对爷爷说可能是讨笋子的。因为我一心一意想到祖坟地里放个头轮鞭炮，路上碰见讨笋子的，我哪里有空去管他呢？

我们来到夹柳山主峰前的向阳湾里——这里既是我家的祖坟，也是我家的自留地。我把担子往祖坟前的常青树下一放，划了一根火柴，点燃鞭炮。一串劈劈叭叭的声音，牵来万道霞光，把夹柳坡上抹了一层金色的光芒。极目四望：北山脚下是平里镇，我们公社机关就住在那里；南山脚下是苏登街，那是越南最北的一个圩场。从平里到苏登有一条平平整整的公路，这两年由于越南当局制造紧张局势，关口封了，公路上长了青苔。夹柳坡上的山路，过去只是山上少数民族的来往小道，现在这条小小山路反倒成了边民来往的主要通道。山下边民来往，也要爬山绕崖走小道。在这山间小道上，听爷爷说，他在夹柳坡上，曾经看到日本人从苏登街打到平里镇；看到法国人在苏登街修筑碉堡；还看到中越边境游击队，在这山沟里常来常往。后来又看到国民党从平里镇逃跑了，法国人从苏登街逃跑了。最后看到的是越南的金星旗在苏登街升起来了，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平里镇升起来了。可惜我出生得太晚，没有赶上那个时候。不过我也曾每逢“十一”国庆，跟着爷爷在夹柳山上把五星红旗高高升起。就在我第一次跟爷爷在夹柳坡上升起五星红旗的时候，爷爷把我带到夹柳山的南山脚下，指着一块平平整整，一边刻着中文，另一边刻着扭扭拐拐的外文的界碑，告诉我说：这是中越国界。界碑北边是

我们中国的土地，界碑南边是越南的土地。爷爷还告诉我，从他懂事的时候，就见这块界碑埋在这里，从清朝到现在，风吹雨打，经历了百把年了……

“柱柱，动手。”爷爷一声召唤，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。我回头一看，爷爷和婆婆已经把几个墓堆铲得光溜溜的，我急忙把他们铲下的杂草搂成一堆，准备点火。这时老队长、阿木哥，还有夹柳山上叔叔伯伯，兄弟弟弟都来了。我们大家围着祖宗的墓堆，席地而坐，开始一年一度的野外会餐。爷爷打开他那瓶三花酒，喝一口酒，说一阵话，边喝边说，给我们讲那古老的故事：我的祖宗来自右江，到我爷爷这一辈，已经十七代了。十七代经历了多少朝代，说不清楚。相传老祖宗来的时候，肩上挑对箩筐，一个筐里挑个男子，一个筐里挑个女娃。子子女女发展到今天，夹柳山上都是我们家的人。我问爷爷，老祖宗来时住在哪里？爷爷说，老祖宗来时呀，腰里别把刀，怀里还揣把五谷。老人把孩子放在坡上，动手搭了个茅棚。这墓堆下面就是老祖棚子的地基。老人把棚子搭好，就开山劈岭，刀耕火种。不知道先人们在这里劈死多少老虎、狗熊，只知道这满山果木都是先人们栽种。这时婆婆插嘴说：“先人创业，后人乘凉。来，我们也在这里种几棵树，为后代造点福。”于是，大家七手八脚，挖坑的挖坑，铲土的铲土，我跟阿木哥去挑水，一阵工夫，种了一排子树——有松树，有杉树，有荔枝，有核桃，还有芒果树。大家高高兴兴地在祖坟前种了一阵子树，就各家各户走去自留地。我和爷爷婆婆留在这里，种上芋头，点了瓜豆。最后又铲了一大片草皮，烧了一大堆草木灰。过几天等草木灰熄灭了，把火灰往芋头根根上一追，春雨一发，一日三变。这样，我家人吃的蔬菜，猪吃的饲料就全都有了。

黄昏时候，我们带着喜悦和疲劳离开祖坟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又一次看见对面那棵茶油树，明天要去看爹妈，爹妈是最爱吃茶油苞了。我去摘几个茶油苞带去，他们一定是很高兴的。我急冲冲地跑过去，不料让茶油树下的一块石头把我绊倒了。怪了，我每年都来这里摘茶油苞，这棵茶油树下是从来没有石头的呀。我把石头一踢，“去你妈的，从哪里飞来这么个家伙。”这一踢不要紧，弄得我的脚很痛，低头一看：呀，这不是埋在夹柳山南山脚下的那块界碑吗，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我一吃惊，抬头就喊：

“爷爷，界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！”爷爷和婆婆闻声赶来，“什么，界碑……”两个老人用手抚摸界碑，这时我才看见界碑只是半截子，并且下半截全是新碴子。爷爷把手从界碑上收回来，拍打着自己的脑袋：“今早麻痹了，今早麻痹了！”我也恼火，在我唱“啊夹柳，我亲爱的家乡”的时候，竟有人干这种事。一气之下，我一跺脚说道：“把它送回原来的地方去！”

“不忙，留个现场，我去公社说说。”爷爷说着连家也没有进，就一直向平里镇走去。

我站在茶油树下，对着爷爷的背影喊道：“你去平里镇，顺便买明天的车票呀。”爷爷头也不回，背后留下这么一句话：

“不去了！人家连你的房子都要扛走，你还顾得上去百色？！”就这样，茶油根下的一块石头，把我去百色的美梦打破了。

芋头地里的争吵

仲夏的一个傍晚，我从学校走回家。还没过夹柳河，就有人告诉我：柱柱，你爷爷在坡上跟越南人吵起来了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爷爷是从来没有和人吵过架的，今天怎么会吵架，况且是和

越南人，这不可能。我虽然是这样想的，但心里不踏实，不由得加快脚步，向家里跑去。

回到家，门是虚掩着的。我一把把门推开，爷爷不在家，婆婆也不在家。我急忙从火塘里扒拉出两个煨芋头，往口袋里一塞，就飞跑上山。一路上我连芋头也顾不得吃，气喘吁吁地穿过田竹林，远远看见我家自留地里有四个人。除了爷爷婆婆，还有两个戴通帽的越南人，指手划脚，不知在那里干什么。我屏着气息轻轻走过去，听见爷爷说：“我父亲埋在这里，我爷爷埋在这里，我爷爷的爷爷也埋在这里。我家祖祖辈辈在这里十几代，怎么这块土地能成了你们的？！”也许是惊奇或者愤怒，爷爷的声音颤颤抖抖地变了调，我是从来没有听到他的这种声音的。戴通帽的高个子，象三天没有吃食的野鸭子，哇哇叫嚣：“我们不和你们讲历史，从今天起，你可不能再上这山上来了！”爷爷一听，立时脖子胀红，眉头子上的皱纹微微抽搐，脸面铁青，象块石板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我是从来也没有见到他的这种面孔的。我正想帮爷爷说句话，婆婆倒先开腔了。她想得太简单了，连连打圆场说：“想要芋头吗，我这地里有的是，你们随便挖几个吧。”

“什么芋头不芋头，我们要的是土地。当然也包括这芋头。”戴通帽的矮个子，象头肥猪叭叭叭拍着肚皮说。

婆婆一听也火了，指着夹柳山的南山脚下说：“界碑不是离这里还有一里半路，你怎么红嘴唇、白牙齿，讲横话呢。”

“横也好，竖也好。界碑是法国人和你们中国人搞的，我们越南人的边界在那里。”戴通帽的高个子亮着野鸭嗓子，把手向北一伸，指天划地，好象一口要把夹柳山吞下肚去。

爷爷听后，一拍大腿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唉，原来是你搞的

名堂。”他提起竹烟筒，指着通帽下面的鼻子，“告诉你，那块界碑重得很。你只把上半截扛来了，下半截还埋在原来的地方。总有一天，这块界碑是要对得上口的。你信不信？”

两个越南人支支吾吾答不上来，反倒脱下通帽当扇子，忽闪忽闪扇起风来。这时我才认出，平里镇三月节的前一个圩日，就是这两个家伙混在赶圩的人群中，来到我家。我和爷爷正在收听广播，他俩一进家，把通帽脱下来，露出个木瓜脑袋，就拿通帽当扇子。当时高个子坐在门里的竹凳上，矮个子坐门外的木墩上。门里的竖着耳朵听广播，门外的在烟盒盒上画圈圈。爷爷见他们面生，“卡察”关了广播，把那个坐在门外的叫进来，客客气气地对客人说：“这里的山山水水和你们苏登坡上的一样，有什么好画的。走累了，来喝杯茶吧。”在爷爷说话的时候，婆婆把茶水也端过来了。我当时没有注意这些，只怪爷爷手快，把没有听完的新闻打断了，走过去就想开广播。爷爷一把把我推开，恨恨地瞪了我一眼，“孩子家不懂事，大人说话，你开它干什么！”两个家伙讨了个没趣，灰溜溜地溜走了。临走时还伸长脖子，到我家猪棚子里瞄了一眼，最后留下一句话：这猪总有百七八。就在三月节前一街的第二天，一位越南的少数民族告诉我们，昨天那两个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的家伙是新来的公安，他们化装成赶圩的群众，不走关口，专门串山沟哩。三月三那天早上，雾气大，看不清楚，从那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的形象来看，偷移界碑总是这两个家伙。面对眼前这两个越南人，前前后后一对照，火气一冒，一步上前，破天荒地我第一次向越南人讲了这么句不够礼貌的话：“这里是中国的土地，请你们回到自己的领土上去！”我的话刚完，老队长领着民兵班长阿木哥一帮人马，从夹柳坡上赶来了。两个越南人见势不妙，夹着尾巴就溜。

爷爷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们，直到再也看不见他们的影子了，弯下腰去，从地上抓了一把泥土，对着婆婆说：“这泥土能是越南的，真他妈的白日见鬼！”听了爷爷的话，我低下头去看泥土，才发现我口袋里还有两个煨芋头。伸手一掏，煨芋头的火星，把口袋烧了个洞。我一生气，把手中的芋头朝南一丢：越南人霸土地、抢芋头，害得老子把衣服烧了个洞。

年猪不见了

深秋的一个早晨，太阳已经晒到屁股了，我还在床上做梦。因为昨天是星期六，我去学校看电影，回来睡迟了。我在朦胧中听到婆婆叫唤，一骨碌坐起来，想到爷爷昨天去表姑家吃喜酒，临走时对我说，婆婆这几天腿痛，晚上要帮婆婆关门，早上要帮婆婆喂猪。于是我一跃下床，提起婆婆盛好的猪潲，就向楼后猪棚子走去。

来到猪棚子前，听不见一点声音。每次我走过这里，棚子里的猪都要叽叽吭吭表示一番，今天怎么没有一点声音呢？我猛一抬头，见猪棚子的门是开着的。怪了，昨晚我是关得好好的，今早怎么会是开着的呢？走进棚子一看，年猪不见了。我把潲桶往地上一丢，向屋里喊道：“婆婆，年猪不见了！”

“瞎说，咱的年猪肥得走都走不动，能跑到哪里。”婆婆不紧不慢地说。

“真的，不见啦。”

“哎唷，”婆婆拄着拐杖，跌跌撞撞走来一看，“可不得了，不得了。逢年过节，亲戚朋友来来往往，我用什么给他们做菜呢。”

我领着婆婆照着乱七八糟的脚印，走到田竹林里，在一片茅草丛中找到一堆猪毛，猪毛旁边有一摊血迹，不远的地方还丢一堆肠子。婆婆哆哆嗦嗦，语无伦次地嘟囔：“哪个伤天害理的缺德东西干的，打从解连根鸡毛都没有丢过，今天我的年猪……。”我扶着婆婆顺着人的脚印，猪的血迹，一直走到国境线上，见那张张脚印，点点血迹越过国界，向苏登方向而去。婆婆一松腿，扑通坐在界碑（就是那块被人砸去半截子的界碑）前，“哇”地一声哭起来，“背时鬼呀背时鬼，老娘一把菜一把米，养的年猪是给你们吃的。”我真怕婆婆气坏了，趴在她的怀里央求说：都怪我昨夜睡得死，并向婆婆发誓，今年我不向婆婆要肉吃。经我好说歹说，总算把婆婆劝回家。一到家，我站在阳台上向山脚湾子里夹柳寨喊道：“老队长，快叫我爷爷回来。越南人把我家的年猪偷走了。”不多一会，老队长同公社刘部长赶来，他们没有进家，就从猪棚子一直走到边界。回来时还把那堆猪肠子捡回来，往楼板上丢一丢，就走过来安慰婆婆。说这猪是弄到越南去了，准备向他们交涉。老队长还说：“三伯娘，你不要犯愁，杀年猪时，我给提一脚猪肉来。”

“不说你给我送猪肉，就是送龙肉，我也吃不甜呀。”婆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刘部长也说：“不要叹气，我们研究过了，你们搬到山下寨子里去住吧。”

婆婆抹了一把眼泪，接过刘部长的话说：“我家老头子的脾气，你还不知道。”她扳着手指说，国民党、日本人、土匪、强盗，什么没有经过？往远说，我家祖宗十几代都能住在这里，到我们手上就住不下去了。往近说，五八年大跃进，上头号号召并屯，我们没有下山；六〇年困难时期，大队照顾搬家，我们也没

有搬家；今年春节，柱柱他爹从百色来信，要他爹领柱柱到他那里住段时间。老头子原本打算过了三月节，扫了墓，种了自留地再去百色。可是三月节那天，越南人偷移界碑，老头子就连儿子也不去看了。眼下事情越闹越大，他还肯离开这个老窝。

婆婆刚刚数完这么一大板，爷爷就走进来了。我一步扑过去：“爷爷，我们的年猪……”

“不用说了，我家每年向国家上交一条大肥猪，今年的上交任务也完成了。年猪让人偷了，这有什么了不得，不就是少吃几块肉。”爷爷说着就去灶边找烟筒。他刚把竹烟筒提到手上，看见楼板上丢一堆猪肠子，就又把烟筒放回去，顺手在灶边的盐罐子里抓了一把盐末末去搓猪肠子。他边搓边对老队长说，帮我生火，今日请刘部长吃几块猪肠子。几个人七手八脚，一阵工夫饭菜成了。可是大家坐在桌子边吃饭时，只顾扒拉那碗白米饭，谁也不去挟块猪肠子。并非大家不爱吃猪肠子，只是今天这条猪肠嚼得实在不是味道，一盘子猪肠子几乎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。为了打开这个僵局，爷爷往刘部长、老队长碗里挟了几块，说：

“今天这事怪人不怪猪，不吃就留着。今年我没有猪腿送老同了，等会我给他送几块猪肠子。”饭后刘部长和老队长向爷爷说了几句宽慰话，并要他再考虑一下是不是搬到山下寨子里去住。爷爷说：“我活了一辈子，失过两头猪，前一次是解放前，那是找肉吃，捞银子的人干的；这一次是抢土地，逼我走的人干的。我知道你们劝我搬家是为了安全，可爹娘生我在夹柳山上，我就是死，也要死在夹柳山上。死了埋在爹娘脚下，也算是有点骨气。搬家的事，你们就不用提了。”就这样，爷爷把刘部长和老队长送走了。

刘部长和老队长走后，爷爷从后园里扯来几张棕叶子，把猪

肠子一包，又从床脚提了壶酒就走出去了。爷爷走后，婆婆因为又爬山又哭喊，实在太累了，一头倒在床上，拉过被子把头一蒙就睡了。我独自坐在门口等爷爷，等呀等呀，一直等到掌灯时分，还不见爷爷回来。这时屋前田竹林里的金丝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我烦死了，捡了一根柴火扔过去，“叫什么，叫什么，昨晚强盗偷猪，为什么不叫？！”我说着就上床去睡了。到我醒来时，听到火塘里细声细语：

“见到老同了？”婆婆问。

“没有。听人说他这阵子得了心绞痛，老伴送他到县城他儿子那里看病。门也锁了，进都进不去。”爷爷回答。

“老同不在家，怎么这么夜才回来？”

“路过个岩洞，我进去喝了一壶闷酒。”

“少喝点吧，这是什么时候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！我就是想起那阵子乱世日子，才去找老同喝酒的。你忘了，生柱柱他爹那年，我们的年猪让强盗偷杀了，我提着牛刀追到半路上，夺回半边肉……”

“记得，记得。那天晚上你提了个猪脚去找老同……”

听婆婆这么一说，我也记起来了。老师给我们讲过。越南解放前，胡志明在夹柳山对面的北坡领导越南革命。北坡吃紧了，胡志明就来到中国，住在爷爷老同家里。后来越南反动派又勾结国民党来抓胡志明。就是生我爹的那年，爷爷提着猪脚走进老同家。老同说：“好险哟，前几天反动派追赶胡志明，我急中生智，把胡志明背到岩洞里藏起来了。”接着老同把爷爷领到岩洞，三个人在岩洞里煮的吃了这只猪脚。当爷爷把这只猪脚的来历讲给胡志明时，胡志明向爷爷说：现在是乱世日子，等将来解放了，就没有人偷你的猪了。解放以来，我家从来没有失过东

西，这真是应了胡志明的话。可是到今天，胡志明死了，我家的年猪却让胡志明手下的一伙子抢走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再也躺不住了，一骨碌爬起来，正要和爷爷说话，又听见婆婆细声细语地说：“我们七老八十的，快入土的人了。可柱柱还小哩，把他送到他爹妈那里去吧。”没等爷爷说话，我正要说不走，我也不走。突然门口“吱”地一声，阿木哥背着冲锋枪进来了。他一进门就说老队长担心这里单家独户，叫他来跟我们作伴哩。

“怕什么，我床底还有把牛刀哩。”爷爷说着一把把阿木哥拉到火塘边，将酒壶送到他的嘴边：“喝上两口，咱爷俩出去巡逻一下。”在爷爷和阿木哥喝酒的时候，我又睡着了。他们是什么时候出去巡逻的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他们这一夜没有上床。

明天是春节

阿木哥在我家住了几个月，除了和队里群众上坡劳动，和班里民兵下屯开会外，晚上总是陪我们睡觉的。

明天是春节，阿木哥要回家杀猪。临走时他交代我：“柱柱，耳朵灵便点，有情况就在阳台上喊我。”我把他送出门外，朝着他的背影喊道：“婆婆包粽子了，你早点回来吃呀！”他调过头来说了句“误不了”，就一溜烟地跑下山了。

阿木哥刚走，爷爷就走进来了。他从平里镇买来对联、粉丝、红糖、鞭炮……一大堆年货，还用婆婆养猪得来的钱（我家八一起交给国家的那条花猪得的钱），给我买了一套草绿色衣服。婆婆一见乐极了，说：“柱柱，穿上试试，给婆婆看看。”爷爷说不用试了，他买的时候让阿木哥的弟弟试过了，准合身。明早鞭炮一响再穿，那才叫大年初一穿新衣哩。爷爷说着拉着我的手去

贴对联，我走过去从婆婆手里接过蒸米粉剩下的浆糊，一刷子一刷子地刷在门框上。爷爷把那副“抓纲治国搞四化，阔步长征建国家”的大红对联，贴在门框上；用手一抹就提起他那个竹烟筒喃喃自语：又是一年啦，来年要多种块芋头，多养头猪。人家山下人搞“四化”呢，咱山上人也得靠养猪支援“四化”呀，不知爷爷是抽烟还是说话，他嘟嘟囔囔一阵，就去抓鸡。这时婆婆说：

“柱柱，到菜园拔两把蒜苗，爷爷要杀鸡了。”我急急忙忙跑进菜园，正低头拔蒜，婆婆又走到阳台上喊：“再拔几个萝卜，我给你们做碗酸萝卜。”嗨，婆婆想得真周到，春节肉食多，弄个酸甜萝卜才美哩。我拔好蒜苗、萝卜，顺便到水沟里洗干净，抱着一大堆湿淋淋的蔬菜，走进家一看，爷爷正在生火煮粽子。我把怀里的菜往楼板上丢，拿起吹火筒就帮爷爷吹火。我问爷爷，婆婆呢？爷爷说过年哩，人吃的有了，猪吃的也得多准备点。婆婆蒸完米粉又炒了点米花，好让拜年的叔伯们喝碗米花茶。现在婆婆上山摘芋叶子去了。我趴在灶口一个劲地吹火，爷爷站在灶边，弯着腰把婆婆包好的粽子一个一个地放进大锅。他边放边说，往年的粽子是用肥猪肉做心，今年的年猪让越南人抢走了，只包了点绿豆心。爷爷说到这里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接着他告诉我，婆婆十七岁上山，跟爷爷过了几十年，就做了两件事：烧了一辈子火，养了一辈子猪。说到烧火，爷爷说婆婆天不亮就起来，烧火煮猪潲。猪潲煮好了，就上山摘猪菜。回到家又是烧水、做饭、喂孩子，到夜了，坐在灶边把第二天的猪菜剁出来，临睡觉时又把火塘里的火种埋在火灰里。日日如此，年年如此。她烧的水，象夹柳河一样，长流不断，中越边境上的过往行人，哪一个没有喝过婆婆烧的水；她养的猪，堆起来象夹柳山一样，高高大大，中越边境上的来往朋友，哪一个没有吃过婆婆养的猪。